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八

內閣中書臣沈颺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六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六年壬申四月至十二月

天聰六年夏四月戊辰朔征察哈爾

先是五年十一月聞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嚕部

長達賚楚琥爾 元太祖弟哈薩爾裔後為阿嚕科爾沁部長

太宗遣貝勒薩哈璘豪格率兵四百往援

親統師二千繼之行四日薩哈璘豪格遣人奏林丹汗率

衆侵達賚楚琥爾駐牧地至錫喇穆掄河北岸大
掠塞稜阿巴海營而去尋有四人驅馬三十七自
察哈爾營逃至言林丹汗已遠去
命大臣圖嚕什勞薩率兵百躡蹤過興安嶺乃還獲駝五
甲二十五馬一百七十即
賜邊外蒙古之隨征者遂班師六年三月丁巳傳
諭各蒙古部長率兵會
諭出征諸將曰朕以察哈爾汗不道親率大軍征討必紀

律嚴明方能克敵制勝爾等當嚴諭所屬軍士一出國門悉凛軍法整肅而行若有喧譁及擅離大纛者治罪弗貸駐營時採薪取水務結隊偕行有失火者論死凡軍罷自馬絆以上俱書各人標識馬須印烙並繫字牌啟行日若與纛遠離為守城門及守關門人所執者貫耳以徇

命大臣阿山覺羅布爾吉率兵六百暫駐邊界防逋逃以貝勒阿巴泰杜度額駙揚古利佟養性留守瀋陽

四月戊辰朔

駕出撫近門謁

堂子遂西發巳巳次遼河值河水泛漲

太宗與諸貝勒乘舟以渡繼渡輜重人馬涉水而過兩晝

夜始竟辛未駐營都爾弼地喀喇沁土默特部長

各率兵來會癸酉駐營喀喇和碩

召集大凌河歸降諸將宴之丙子駐營錫喇穆掄河岸喀

喇齊哩克部阿喇納諾木齊元太祖弟諤濟因之裔即翁牛特部近族

伊蘇特部噶爾瑪伊勒登（來朝見天聰四年十一月）扎嚕特部內齊汗（來朝見三年四月）色本瑪尼（二人從征明有功並見三年十一月）喀巴海（見二年九月）巴雅爾圖（見三年五月）桑阿爾齋（見二年十二月）桑圖岱青（二人並見三年十月）尚嘉布（內齊汗子）桑噶爾（色本子）敖漢部班第（天聰元年七月來歸部長塞臣卓哩克圖之子）奈曼部袞楚克巴圖魯（見三年五月）等各率兵來會巳卯駐營昭烏達科爾沁部奧巴（見五年四月）布達齊（見三年四月）哈坦巴圖魯（見天命十一年十月）洪果爾武克善（二人並見天聰三年十月）阿嚕部

遜杜稜（元太祖弟諤濟因之裔後封翁牛特部郡王）棟岱青（遜杜稜之弟）本

巴楚琥爾（棟岱青之弟）達賚楚琥爾之子穆彰（後封阿嚕科爾

沁部貝勒）巴林部色特爾（見三年十月）及北邊蒙古諸部長

各率兵來會以次朝見大宴之

賜鞍馬甲冑服物有差辛巳駐營博囉額爾吉

命圖嚕什勞薩率兵五百前行癸未集蒙古部長

諭之曰朕以察哈爾汗不道整旅徂征先期諭爾等率兵

來會今爾等所率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土謝圖額

駙與巴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馬匹散給部衆疾馳來
會足見秉心誠懇憂樂相同朕甚嘉之扎嚕特諸貝勒
亦屬實心効力巴林部色特爾既託命於我自應身先
士卒竭力戎行且同類之喀爾喀諸貝勒有為察哈爾
所俘戮者離其夫婦者取其部曲秖存孑身者朕從大
公起見興師來此正色特爾奮志雪讐之日豈可吝惜
馬匹怠緩不前阿嚕諸貝勒為察哈爾所逐奔投我國
朕屢令移駐近地乃不遵朕言仍於遠處牧放復為察

哈爾所掠詐稱侵奪我國之物以獻于明屬國為人所襲朕猶有憾阿嚕諸貝勒躬罹其害當思仗朕力以復讐乃竟不散給爾馬不多發爾兵僅以一旅之師勉強應命何耶又

諭曰蒙

天眷佑纉承

丕基國中人民財物皆我所有然曾見我奪人一美女一良馬乎曾令有才具人離其主而從我乎果有其事朕

豈不畏

天耶朕本畏

天之念而行無强取于爾等之事此無俟朕言爾等當亦知之朕惟恐八旗諸貝勒或奪汝等良馬美物不體朕意若聯姻締好彼此相饋各出所願則可不願則勿與倘有恃威强索者爾等當奏聞衆皆叩首受

命復大宴之乙酉駐營哈納崖以圖嚕什勞薩所獲蒙古流散男女二百餘留於喀喇穆擒河地已丑大軍

過興安嶺次達勒鄂謨之公固哩河達勒鄂謨延袤約八十里東西三河環流滙注水鹵不可飲東距瀋陽一千三百五十里

命阿山率將八兵三百往助圖嚕什勞薩軍

五月甲子駐軍歸化城城為元裔土默特部長阿爾坦所築明隆慶時封阿爾坦為順義王名其城曰歸化再傳格根汗又再傳鄂木布楚琥爾苦察哈爾林丹汗侵擾同喀喇沁諸部長通款我

朝尋率衆朝貢見天聰三年六月

先是大軍過興安嶺之後一日次都呼河有察哈爾部下人逃至訊之言有二人馳六騎往報滿洲

大兵無數前來四月乙酉駐營哈納崖之夕鑲黃旗下舊蒙古二人竊良馬六匹逃去察哈爾汗聞之大懼謀奔庫赫得爾蘇地離達勒鄂謨約一月程凡部衆家業有兩牛以上者盡令棄本土隨之西奔

太宗諭貝勒大臣曰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攖我軍鋒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馬疲糧竭不如且赴歸化城暫駐因調前行之阿山圖嚕什勞薩等還與大軍會越二日圖嚕什遣人送所獲察哈爾部一人至言

察哈爾部衆在喀喇莽鄂之左界于是定議進征
頒軍令曰凡我軍所至有拒戰敗走為我追擒者殺之不
拒戰者俘之勿殺若擅殺不拒戰之人掠其衣服牲牧
者治罪即以其所得之物賞給首告之人寺廟中如有
自外竄匿者可往緝捕并察驗僧衆數目具報不許屯
任其中違者治罪毁壞寺廟取其器皿財物及潛入人
家淫婦女者並處死弗貸五月戊戌朔
命阿山圖嚕什勞薩武拜率兵三百捉生備禦留哈同布

哈塔布囊率壯士十六人偵敵癸卯大軍至呼喇

祜

諭貝勒大臣曰蒙

天眷佑我軍已至敵境今當深入遇敵人弗拒戰者勿殺

可俘以獻追敵勿至昏暮日未落即止凡降人擇為首

者二三人令原招降主將率之而行其餘令各領家口

隨行若離散人夫婦淫亂人婦女者處死察哈爾部長

奔逃所遺家業牲牧財物主將撥人守之察明收貯凡

所俘獲務與衆均分又

諭隨征蒙古各部曰凡遇敵臨陣非奉朕旨毋得輕進有旨令進毋得退縮違者罰奪部衆軍士違者處死妻子為奴如敵人乘夜刦營可堅壁以禦勿諠譁勿離汛地如潛襲敵境勿舉火以致敵覺夫萬里行師人倦馬疲倘為敵覺無所獲而歸殊可憾也不俟令而舉火者治罪將領及部長並罰馬甲辰駐營扎喇布拉克

命勞薩率兵百先大軍三十里行越五日會大軍于庫託

地奏言遇察哈爾哨兵四人于喀喇莽鼐追至益

圖地斬一人見前有數十人圍困留哈因率七人

大呼衝擊敵俱敗走自後一無所見度彼大隊人

馬逃去已久追之無及

太宗名集諸貝勒大臣

諭曰察哈爾不能禦我軍逃去已遠追之無益今我暫旋

師以俟再舉乎抑收其遺棄部衆即入明境乎貝勒大

臣等奏此來已近明境宜勿旋師於是

命大臣蒙阿圖率各旗官一兵百還瀋陽傳
諭曰額駙達爾漢屬下人逃入敵境即四月乙酉自哈納崖竊馬逃者泄
漏軍機致察哈爾覺而遠遁追之不及因旋師取其遺
棄部衆直入明境所有餘存糧餉可移貯遼河岸掘壕
加意防護貝勒阿巴泰額駙揚古利防禦之兵可撤回
守城前者令喀喇沁人于法庫山耕種若耕種未畢當
督之勤力仍慎守毋忽庚戌大軍向珠爾格圖進發路
旁有二黃羊並行

太宗發一矢貫之丙辰左右兩翼分道行獵黃羊徧野
太宗連發矢每矢貫二計射五十有八隨征者或射或殺
共計數萬時軍中糧匱脯而食之皆飽腹會天氣
炎熱其地無水士卒渴甚多仆于路夜至和爾果
地乃得泉有次日至者以一黃羊易水一碗而飲
先至兵留憩二日仍有未至者
命各備禦遣人持水往迎之庚申大軍次穆嚕哈喇克沁
命貝勒阿濟格率左翼兵及科爾沁巴林扎嚕特喀喇沁

土默特阿嚕諸部兵萬人征明大同宣府邊外貝勒濟爾哈朗岳託德格類薩哈璘多爾衮多鐸豪格率右翼兵二萬征歸化城黃河一帶大臣徹爾格察哈喇率兵五百往黃河備船圖嚕什勞薩前行捉生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統軍繼進于是兩翼兵齊入隘口西至黃河穆納漢山東至宣府自歸化城南及明國邊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

降順者編為戶口甲子

太宗駐營歸化城乙丑歸化城諸喇嘛朝見

賜宴遣之傳

諭兩翼領兵諸貝勒曰爾等可選精騎調赴黃河一帶以助兵力若俘獲者多可攜則攜之不能盡攜則任諸將酌行凡諸貝勒所俘獲者酌分馬力疲羸之兵防守仍深入敵境然後旋師朕駐歸化城以待

六月甲戌自歸化城移師征明

大軍駐歸化城之後二日往略黄河一帶諸將奏報察哈爾蒙古前已渡河遁不料我軍即至復渡河而歸為我俘獲以千計又科爾沁從征部長遣人奏報近明界察哈爾部人盡逃入沙河堡六月丁卯朔

太宗遣大臣揚善率兵六十偕所獲察哈爾通事一人往索之與沙河堡各官

書曰我北征察哈爾窮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訊之云已

星夜遁去我欲收其部衆因還兵克歸化城暫駐營以待我進勦黄河軍近聞察哈爾所遺人户財物為沙河堡容留此係我未經收盡者當一一還我且此蒙古舊屬格根汗察哈爾取之則為所有我取之即為我所有以我所有而爾等取之不可也且我邊外之事爾等何得干預此事諒非爾主所知乃爾等邊臣所為爾等豈不知遼東官員干預我邊外葉赫之事自取禍患爾若不還與遼東官員何異耶我此來原欲修兩國之好故

徧諭爾守邊各官也沙河堡各官得書知兵至大驚凡逃入堡中蒙古男女三百二十餘牲隻一千四百餘并紬緞布帛六千四百餘疋盡以歸出辛未牓示歸化城格根汗廟

諭誡擅毀廟宇及擅取器物者決不輕貸是日諸路將領各籍所俘獲以奏

命以金銀紬緞分給各貝勒又每貝勒分給牛十羊百凡人口各按甲士均分其從察哈爾克什克騰部來

歸及喀喇沁與新附呼爾哈等所俘獲者聽其自
取總兵官麻登雲及大凌河降將祖可法至遊擊
等各按品級以人口牛羊厚賞之甲戌
太宗統師趨明邊境行三日
命大臣蘓達喇圖賴率兵二百偕蒙古通事二人復與沙
河堡各官
書曰始我意在議和屢與遼東各官言之乃不聽吾言反
厚待與我宿有怨隙之察哈爾我是以逐去此處察哈

爾爾等非得我書即將逃入蒙古獻出甚善今我將往大同陽和宣府一帶議和道經爾地不可無一言相慰故遣人以書相告沙河堡各官得書遣十七人齎牛羊緞疋并茶酒來獻

賜爲首三人牛各一其十四人羊各一遣還又命巴克什庫爾禪覺羅龍什進得勝堡愛巴禮喀木圖進張家口與大同陽和宣府各官

書曰我之興兵非欲取中原得天下也因遼東官員不行

正直之道貪黷貨賄罔顧是非助邊外葉赫遣兵戍守
專意結怨無故欺陵遂成七恨我曾屢致書爾主遼東
官員與我為難壅不上聞竟無報書我之所以興兵者
欲爾主察詢其故是以攻取撫順時得爾國商賈人等
俱縱之令齎書轉奏爾主恐其不能徑達又令其付與
爾各省官員亦無回音數年以來我師所向屢破城池
意謂爾主必加察問知我興師之故則和議成而戰爭
息且

上天以生民為心若黷戰不已民死鋒鏑豈能仰合
天心乎我今開誠相告惟願兩國和好戢兵息戰兆庶敉
寧財貨豐足互相市易各安耕獵以樂太平前者兵入
邊境屢有攻取書詞往復其中疾怨之言有兩相輕慢
者此兵家之常不足道也爾國豈無才俊勿以古昔毀
盟棄好及互相欺罔之事為鑒因而致疑于我幸速為
裁斷以成此舉實兩國之福我將駐此十日以待回音
勿再遲延也庚辰駐營大同邊外庫爾禪等自得勝堡

來明千總一員率十五人隨至以牛及緞疋食物

獻

命卻之

賜千總牛一令齎與得勝堡參將守備等

書曰議和之事我至誠相告爾等果實心愛民不效遼東

各官搆怨于我則宜速成此事若遷延時日故意推諉

不力成和議是自樂戰爭我亦無如之何矣至書中稱

謂尊卑且勿論和事既成自當遜爾大國爾等亦當視

我居察哈爾之上也越一日得勝堡參將遣通事官一

千總一偕二十七人齎牛羊緞疋食物來獻

賜通事官牛一餘各羊一遣還戊子貝勒阿濟格奏言臣

等兵至宣府彼處官兵驚懼將犒賞察哈爾汗所

餘緞疋及虎豹狐獺等皮在張家口者悉獻出庚

寅

太宗統師駐宣府邊外列三十餘營聯絡四十里環營四

面鑿塹深廣各一丈癸巳明宣府巡撫沈姓總兵

董姓遣通事官二守備二偕十一人齎牛羊食物

來獻

太宗御黃幄領兵諸貝勒大臣左右列侍明守備通事官

叩見次從人遥叩

命守備等坐左側宴之

賜守備各馬一通事官各牛一從人各羊一是日我軍大

市于張家口科爾沁部隨征兵三人潛入明邊取

其牛羸

太宗以兩國既和好貿易三人違令盜取令執赴明界上
斬其為首者以示明人為從二人各鞭一百貫耳
甲午明宣府巡撫沈姓總兵董姓遣使來請盟
命大臣阿什達爾漢等莅之其都司等官四員刑白馬烏
牛誓告
天地焚盟書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百兩蟒緞五百疋布
千疋獻
命啓心郎祈充格率八人送之還

秋七月庚申凱旋瀋陽

先是六月乙未以所得明張家口沙河堡財帛五之一

賜土謝圖額駙奧巴其餘酌分行間諸將所獻虎豹皮紅氊分給八貝勒緞布獺皮等物悉犒軍士七月丁酉朔

命塔布囊達雅齊率官八兵八十齎與張家口各官書曰兩國既誓

天地敦和好凡事皆當敬承
天意善保始終我豈樂于戰爭惟以大義之故専意修好
謂兩國相安則各受其福所以倡率議和期于必成遠
出邊隅至于此地頃獲爾哨卒二人旋即送還我兵私
入爾邊為盜即于爾界斬一人餘二人各鞭一百貫耳
復還所盜之物以我國崇尚禮義如此爾國反不還我
逃人是何謂耶試思此逋逃數人果損于我而有益于
爾耶爾等宜以信義為尚勿效遼人偏助葉赫厚察哈爾

而外我也我專意和好敬

天保終爾等亦不相負則兩國皆善矣議和時爾等原謂在寧遠錦州等處之遼東人並與同議但遼東人從來志大言謬難與議和須爾處遣人往議為善我亦俟爾處人來議若爾處來議之人曰久不至我即乘暇來此與爾等議之是日

太宗統師還行三日明邊境守臣齎獻和好禮物

命郤其黃金五十兩琥珀數珠二盤倭緞十疋以所納蟒

緞三百二十疋緞一百三十疋錦緞十六疋布二
千五百疋緑皮五十六張茶一千七百包分
賜諸貝勒明日外藩蒙古貝勒等辭歸各
賜緞有差壬寅以大軍克捷刲牛八祭纛告
天丙午過興安嶺己未渡遼河庚申還瀋陽
八月丙寅朔撫慰大凌河降衆
時大凌河降人有逃去者
太宗命額駙佟養性與文館諸臣宣

諭大凌河歸降各官曰爾等被圍三月

天以與我不忍棄之俱擕至此給衣食配妻室厚加撫恤何異孩提時父母鞠養之恩今爾等所統屬不過四五十人或二三十人有何繁多不各加訓飭竟任其逃亡殆因朕出征宣府議和而還爾等不得歸家故如此不知和議果成則財幣有資邊市無阻國家富强長享安樂豈非美事若和議不成專圖進取彼察哈爾已遁萬里之外旁無窺伺我軍分道征明無難一舉成事不是

之恩而背叛竄逋負朕鞠養之恩是負
天也可各曉諭所屬令三復思之
九月癸卯修築盖州城
先是盖州之地未設兵防守至是修築其城移民
以實之
命副將石國柱遊擊雅什塔備禦齊爾格申等率兵六百
往駐防又
命掌户部貝勒德格類掌兵部貝勒岳託經理疆土自耀

州舊界開拓至盎州迤南

冬十月甲戌趣明寧遠守臣早決和議

先是大軍自明宣府凱旋瀋陽之後七日

名文館儒生沈文奎孫應時江雲三人並由明諸生來歸者

賜饌內廷

諭曰此番出兵與明國議和爾三人之意云何沈文奎奏

明人諱言和區區邊塞小臣其盟誓無足據孫應

時奏明人以議和延緩我師即實心願和其歲饋

必不能如我所定額數江雲奏和議不成十居其

七

皇上姑遣使往明以和議試之彼若不從則我兵入境攻

取更為有名至是

命偉徵囊蘇喇嘛赴明寧遠與駐守各官

書曰我使者還聞爾等云議和之禮須送還大凌河官一

二員並少退尺寸之地以此為名方可轉達朝廷夫和

事果成我又何吝此一二人且普天之下盡為爾朝廷

所屬豈僅尺寸之地乎爾不忘已失之土地人民時藉以為口實我之

二祖無故被害我能一日忘耶我惟願見太平未動爾邊疆寸草尺土乃邊臣陵逼致成七恨漸啓兵戈迄今未息今我仍願太平屢議和好爾等乃以是為言過矣況自克撫順以來我兩國強弱豈有不知既已知之曷為徒飾利口貽誤主上流禍生民從來兩國議和必彼此使命往來則和事易于就緒今我一心願和

天鑒在上實無欺偽乃以至誠遣使而爾卒不信不一遣使相報向者袁巡撫與我議和時我方遣使通問彼即繕修城池非惟拒守又復相逼是以計愚我也我用是決意起兵然于兩三月前令杜明忠齎書以告然後興師未嘗詭計掩襲杜明忠現在爾處可詢也我如是求和爾堅執不從且不必遠徵往古即自我兩國搆兵以來歷年戰爭之苦昭然可鑒爾不樂太平惟尋師旅國家生靈視昔更苦咎將誰歸今春往征察哈爾知爾一

年之內與彼銀百萬有餘與其以有用之金錢費于無用之察哈爾何如遣一曉事人來早決和事俾兩國共享太平也我之心事直告無隱爾諸大臣果能身任和議以成美事豈特兩國息爭人民安業且使無限生靈免于鋒鏑造福甚大其福亦歸于任事之人矣又

命附與寧遠守臣轉達崇禎帝

書曰滿洲國皇帝奏書明國皇帝我國稱兵非不知足而蕆圖大位也因邊吏欺侮之恨不得上達致起兵端於

茲數載矣我思戰爭不息則彼此俱被其禍和好一成則彼此均受其福所以前于往征察哈爾時過宣府議和刑白馬烏牛誓告

天地我意既盟之後永相和好故執我國越境之人戮示於爾邊臣之前所獲財物悉令送還數月以來未嘗少犯爾邊我之篤守盟誓可謂至矣嘗觀往事下情上達天下無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無不亂我兩國搆兵亦因下情阻蔽不得上達所致皇帝如欲洞悉我之恨端當

遣信使來問我將悉告之若謂業已議和又何必語及夙怨則亦惟皇帝之命惟和好既成獲邀歲幣優游田獵共享太平是所願也後一月偉徵囊蘇喇嘛還述寧遠各官言來書封固我等未奉上命不敢擅開可回奏爾主露封送來我等閱過即便奏聞于是命偉徵囊蘇喇嘛露封再齎往寧遠仍不報

十一月丁未整飭朝會班次

集分掌六部貝勒

諭曰國家初設六部承政參政等官即定有班次近見朝

會之時坐立無序尊卑紊越將何以肅體統耶爾等宜
傳令滿漢蒙古諸臣按次就班各加整飭
十二月乙丑申定服式
甲子朔布令國中以是月二十日為始黑狐帽五
爪龍明黃杏黃金黃等服非
上賜不得用閒散侍衛護軍及諸貝勒下護衛以上許服
緞衣餘衆俱用布又
諭曰國家服式之制所以辨等威定民志俾朝野各有遵

守我國風俗素敦淳樸近者奢靡僭越之風往往而有不可不定為法制昭示國中且一緞之直可當十布與其以一緞成一衣何如十布可得十衣所以令衆用布者非為緞足專供上用實有便於貧民也凡婦人所服緞布各隨其夫

辛巳申嚴行獵禁令

先是十月庚午

駕由開原行獵至斐德里山有侍衛詹土謝圖前行以射

麅矢射中虎為虎迎撲墜馬欲噬之
太宗大呼躍馬獨前虎遂卻詹土謝圖未至大傷衆侍衛
乃射殪是虎甲戌
諭貝勒大臣曰凡出兵行獵時有為盜者論罪大小或殺
或鞭久著為令乃此番行獵仍有盜鞍轡鞊屜等物者是
法令不彰而人不遵守也夫蒐苗獮狩原以講習武事
必紀律嚴明然後人不敢犯令行獵兵少尚多犯法若
師行動衆將何以約束之乎爾諸貝勒大臣其徧行親

察嚴加懲治于是械送所緝獲九人至瀋陽各鞭八十二

庚寅

駕至葉赫地行獵

諭諸貝勒曰爾等慎勿以獵人所射之獸冒為己之所射而競取之在獵人畏懼爾貝勒誰敢不讓而爾貝勒豈可强奪其物乎倘再有廝卒等盜取馬絆鞊屜等物者罪及其主決不姑宥十二月癸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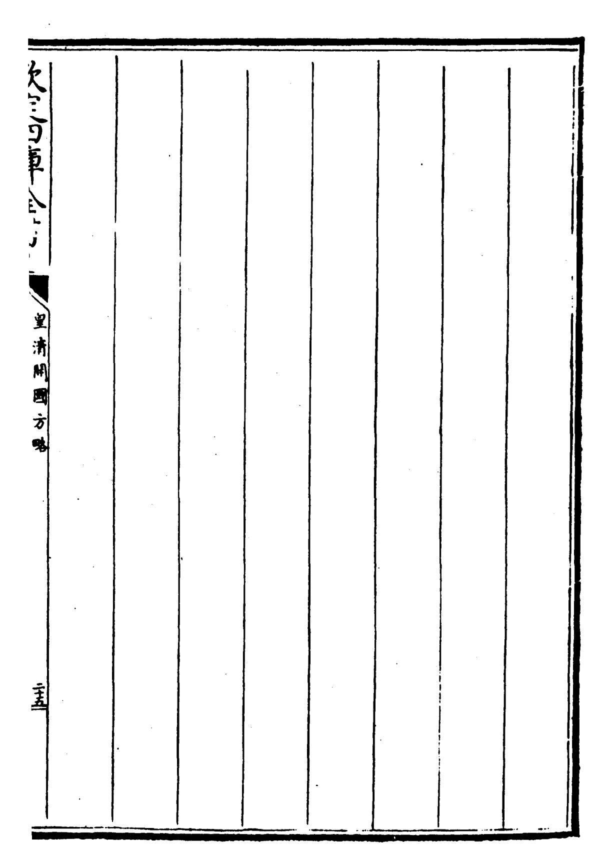
駕出獵撫順有獵卒八人分取民間積薪各鞭二十七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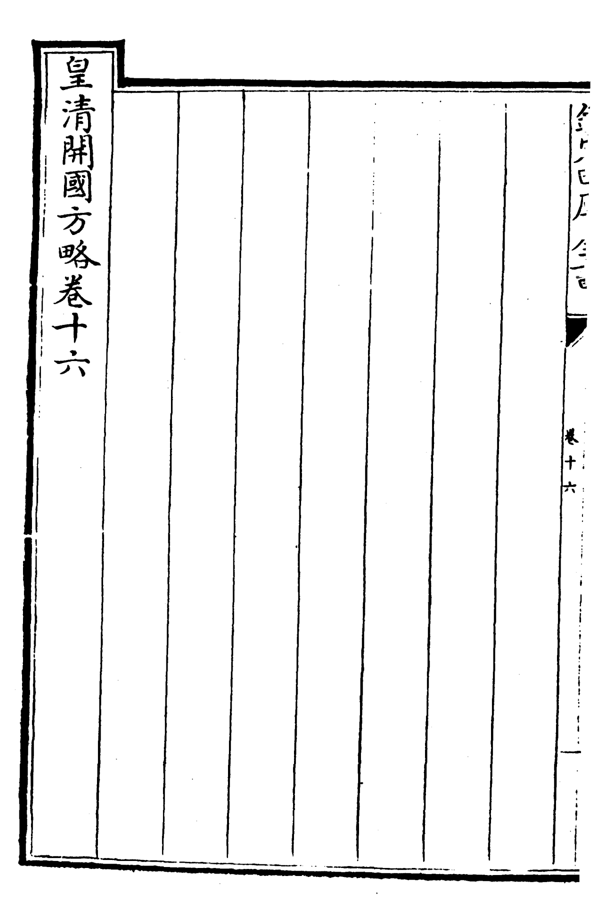
諭從臣自後擅取莊屯積薪及斫伐山木者嚴懲毋貸庚辰獵於額葉地

親發矢中一虎侍衛巴圖魯噶爾珠持刀追斫虎嚙其馬足既殪乃旋

誡之曰爾之勇宜施于戰陣何輕事搏虎爲辛巳以從獵者亂行

諭諸貝勒曰自後行獵每旗令大臣一人專司統轄有不隨隊行走逗遛失次者皆執治之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六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七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七年癸酉

天聰七年春正月庚子令劭農講射

集八旗備禦官

諭曰田疇廬舍民生攸賴勸農講武國之大經方今疆土日闢舊所給田地若有不堪耕種者察明換給沃壤即於附近建造房屋俾遷居之如貧民乏牛具耔種赴有

力之家代耕一切徭役專派有力者不得濫及代耕貧戶至善射乃我國制勝之技宜各率所屬長幼努力學習毋得曠時是日

命大臣阿山覺羅布爾吉率海州耀州等處兵百往鹿島捉生後二旬還俘獲人口一百七十有三馬牛九十有八

乙卯征烏扎拉部師還

先是六年冬

命大臣武巴海率兵征烏扎拉部武巴海分八旗兵為四路並趨渥赫河斬三百三十八人俘五百餘人獲馬三百七十貂狐猞猁猻獺貉虎狼等皮千餘張裘二十餘領至是凱旋以所俘分

賜將士有差

二月癸亥朔茂明安部長率衆來歸

茂明安部徹根汗（元太祖弟哈薩爾之十六世孫）固穆巴圖魯（徹根汗父布延圖汗之弟）達爾瑪岱袞等舉部來歸

太宗御殿受朝徹根汗率衆遥拜復同固穆巴圖魯進前

再拜抱

上膝見獻貂裘貂皮駝馬

賜宴及甲冑雕鞍銀器緞布等物

三月丁酉犒築城兵役

時以疆土日闢沿邊築城分兵戍防貝勒濟爾哈

朗監築岫巖城在今蓋平縣東南 貝勒阿巴泰監築蘭磐

城在岫巖城東 貝勒阿濟格監築通遠堡城在蘭磐城東北 貝

勒杜度監築鹻場城在通遠堡東北

太宗念築城兵役勞苦以羊犒之

甲寅征明寧遠師還

先是二月癸未

命大臣圖嚕什勞薩等率兵三百征寧遠迤西一帶並隨

處揭榜宣

諭明人曰朕去年征察哈爾逼近爾大同宣府一帶邊城

絕不侵犯我兵有奪民間之驢者即戮示於爾邊城之

前與爾邊臣誓

天修好而還朕以爾國自必顧和即遣使來乃久之不至

朕復遣使三次爾將告

天盟誓之言竟置不問不容我使入城是不崇信義而喜

動干戈也朕今復告之

天率兵攜耕牛農具屯種山海關外八城之地因爾之糧

為久住計爾等八城人民遠近田地不耕則可若播種

則我必盡刈穫焉爾文臣孰為善謀武臣孰為善戰即

當各竭智勇以決勝負毋徒深匿雉堞中也圖嚕什等
齎
諭分兩翼進隨處揭示至沙河所及寧遠前屯衛之間斬
四百人生擒其前哨百總一人獲牲牧二百七十
而還
夏四月辛未擊敗明兵於遼河
先是三月壬子
命備禦蘇爾棟安星訥綽爾們等率兵三百檇家口駐守

句驪河地句驪河為內遼河外遼河合流處一作枸柳河亦作巨流河至是海州守將列列琿斗莊守將楞額哩海州河口守將伊勒慎率兵十八人巡遼河至娘娘宫渡口遇明兵乘五船接戰因我兵寡止獲其船二斬二人生擒六人來獻

辛卯肄演馳騎

太宗巡視郊原渡遼河先是巳卯

駐蹕陽什穆河岸諸貝勒各按左右翼列營時敖漢部長班第遣使貢駝馬牛羊喀喇沁部長古嚕思希布天聰二年來歸部長蘇布地之子科爾沁部長武克善額駙滿珠什哩台吉綽爾濟等並來朝獻駝馬牛羊緞疋貂皮等物

御行幄設宴

錫賚有差辛卯

親率諸貝勒離

行在五里演馬令自三十里外各乘馬馳至最先至者賞

銀二百兩蟒緞一布二十次至者銀一百八十兩

蟒緞一布十八又次銀一百六十兩蟒緞一布十

六又次銀一百四十兩蟒緞一布十四又次銀一

百二十兩蟒緞一布十二又次銀一百兩蟒緞一

布十又次銀八十兩蟒緞一布八又次銀六十兩

蟒緞一布六又次銀四十兩蟒緞一布四又次銀

二十兩緞一布二凡十等

賜宴乃還

六月癸酉授來歸明登州舊將官職

初大軍圍大凌河城明調山東兵赴援登萊巡撫孫元化遣叅將孔有德率兵八百出山海關赴錦州甫至吳橋縣兵乏食遂還掠陵縣臨邑商河齊東德平青城新城攻圍登州城守叅將耿仲明為內應城破孔有德自稱都元帥耿仲明自稱總兵官據登州城出戰屢敗明兵破黃縣及平度州攻

萊州將陷聞援兵大集乃返登州登州城北有水門通海明兵數萬合圍東西南三面乃由水門乘船汎海三遣其裨將先來通款

太宗敕發內廐馬及貝勒至備禦按世職出馬選其良者

賜孔有德耿仲明餘俱付之散給部衆

命文館諸臣宣

諭曰元帥總兵可令統領舊部駐劄東京號令鼓吹儀從俱仍其舊惟用刑出兵二事當來奏聞所屬人民俱住

蓋州鞍山如或不願令往東京鄰近地又
詔監築岫巖通遠堡鹻場三城之貝勒濟爾哈朗阿濟格
杜度率兵迎之鎮江有徳仲明至旅順口明總兵
黄龍以水師截擊又合朝鮮兵躡追至鎮江見我
兵列營江岸勢强盛不敢近而退有徳仲明乃率
衆登岸諸貝勒設宴饗之留兵守其船礟輜重於
江岸以
敕發馬二千餘給與乘赴遼陽

太宗復遣官傳
諭曰爾等身皆勞頓宜暫休息從容來見又
誡羣臣曰歸者我國將士於遼民多所擾害至今訴告不
息今新附之衆乃攻克明地涉險來歸求庇於我者毋
得稍有侵擾違者處死必不姑恕六月癸亥
駕出德盛門十里至渾河岸中設黃幄左右各設五青幄
親率諸貝勒偕孔有德耿仲明及官屬謁
天行三跪九叩首禮畢諸貝勒議相見儀注

諭令行抱見禮諸貝勒言
皇上以禮待之可耳不宜令抱見
太宗曰元帥總兵曾取登州攻城略地正當強盛而納款
輸誠遣使者三率其兵民航海衝敵來歸於我功孰大
焉當行抱見禮以示優隆之意於是孔有德耿仲明行
漢禮朝見畢復進前叩頭抱
上膝見次與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俱行抱見禮設大宴
命孔有德耿仲明坐

御座側酌金巵

親授飲癸酉授孔有德都元帥印耿仲明總兵官印

御樓宴之

賜敕書一切過犯原宥又

諭以同破山東來歸諸將察其功之大小用印給劄孔有

德耿仲明其初皆在皮島隸明總兵毛文龍部下

及據登州人猶以毛氏稱之其汎海來歸也所屬

遊擊張文煥都司楊謹千總李政明率男婦百人

先至蓋州登岸具述毛氏前據登州明兵攻之五月不下穴地發火器陷城乃駕舟夜遁至旅順口欲攻城不克退屯雙島龍安塘今將前來歸附矣於是蓋州城守副將石國柱遊擊雅什塔以其言入奏

詔撫輯之又都司毛有明先來降疑為間諜至是孔有德等言在山東起兵時毛有明之兄亦為大帥其投誠非偽因並

優賜人口馬牛緞布

丁亥勗羣臣讜直

以諸臣有勦襲故聞陳奏無益於事者

諭曰朕虚懷聽攬樂聞讜言如朕所行未協乎義宜直言無諱政事或有愆忘宜開陳無隱或六部事有不公諸臣奸偽貪邪宜直行糾劾即諸臣或有艱苦之情亦宜據實奏聞各以心所獨得已所創獲入獻嘉謀

秋七月辛卯朔令分編漢軍戶口

舊隸八旗下漢人分出一千五百八十戸每十丁授棉甲一以總兵官馬光遠統之

八月庚辰勞征明旅順口凱旋軍

先是六月戊寅偵知明兵自鎮江退入獐子島以船十一載孔有德部下餘衆送入内地已夘管兵部貝勒岳託管户部貝勒德格類大臣楞額哩葉臣伊爾登昂阿喇率左右翼兵石廷柱率舊漢軍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率新附兵合步騎

萬餘征明旅順口

太宗諭

堂子送至邊境

諭而遣之尋攻克旅順口城明總兵黄龍戰敗自剄死俘獲人口五千三百有奇馬牛羸驢數百金二十二兩銀二萬一千二百兩人蔘八箱裘服皮張緞疋器具無算七月甲辰捷奏至八月庚申朔傳

諭貝勒等曰覽來奏知爾等欲取皮島朕意以為皮島無

甚關繫不必疲我兵力聞明國因流賊猖獗選調寧遠錦州兵前往又逃來之人云祖大壽之弟在前屯衛為總兵朕當遣兵征寧遠汝等酌留大臣鎮守旅順口可即班師戊辰貝勒等疏至言臣等奉

諭班師留葉臣伊爾登率每旗官三員兵二千五百名遊擊佟圖賚率漢備禦二員舊漢軍百名駐守旅順口其地雖有水為限空曠可虞應設瞭哨逓邏相接令留守官員兵丁攜兩月糧米移駐金州前蒙

諭令優待孔元帥耿總兵臣等自思亦極力優待之矣當
拔城後其所屬將士俱入城凡官廨市肆富民房
屋皆為所佔俘獲人口多指稱親戚挈之而去臣
等雖微有不平之意未嘗少露遣巴克什等與語
云元帥總兵任意攜取我等不為介懷若部下人
假稱主將號令大肆搜括則凡我衝鋒陷陣之士
卒以何為賞竊慮三軍懷怨後此再遇攻戰無由使
其踴躍趨赴也彼口雖佯應而貪得之心已形於

色故彼所收取者盡數與之凡以親戚為言者亦任其領去據彼云所得人數七百四十八名以臣等觀之尚不止此荷
天之佑臣等俘獲頗多歸期尚難豫定擬留礮車於蓋州所俘人口並留於後惟攜入官之物與臣等偕行不敢稽遲也已已
太宗遣官二員往迎傳
諭曰爾等至海州當即先遣人奏報朕迎至渾河岸爾等

可與孔元帥耿總兵同來相見礮車留於益州付石國柱雅什塔善為守藏將來可由驛遞送現駕礮車之牛各給還本主領去至所奏駐防軍士糧米俟爾等到日再議朕思爾等方攻破旅順口軍威震疊之時明人惟恐我兵前進不能堅守內地豈暇來犯我境乎庚辰

駕至渾河岸立八纛拜

天

御黃幄時孔有德以墜馬傷手與耿仲明並留

東京貝勒德格類岳託率諸將至行禮畢

命從臣傳問貝勒大臣行間安否大臣薩木什喀進前奏

曰謹遵

指授方略攻克旅順口城悉蒙

皇上福庇遂設大宴酌金巵

親授兩貝勒及大臣楞額哩石廷柱巴奇蘭薩木什喀等

各跪飲

御前宴畢陳列所獲諸物以獻

太宗酌納之餘分給八貝勒家外藩蒙古貝勒有在班行者並各

頒賚有差傳

諭孔有德曰都元帥遠道從戎所行事宜實獲朕心招撫山民尤大有裨益不謂勞頓之身又遭銜橛之失佇聞痊可用慰朕懐越數日復傳

諭孔有德耿仲明曰爾都元帥總兵官久習攻戰軍律素嫻何俟朕諭但恐無知士卒有私賣馬步器械致缺損

者宜急為修整卿等攜來紅衣大小礮已運至通遠堡即付卿等與一切軍器令軍士勤於演習勿間斷旗纛俱用皁色馬匹各用印烙繫印牌以滿洲字書本主姓名及本管官銜並多備絆索乃便於野牧凡軍士甲背及盔尾俱以白布號帶書滿洲字綴之師行之日厮卒人等各按部伍毋或紊亂是月赫圖阿拉城守將扈什塔鄂尼喇弼噜率兵巡哨雅爾古一路遇明人盜𥨊者斬十四人生擒四十九人獲𥨊一百六斤以

獻

命斬所俘百總一人以十八人賞從行軍士餘三十人發

尚陽堡又蘭磐城守將薩哈連寧固達岫巖城守

將錫翰暨管哨官海塔往明石城島躡踪獲二十

人來獻

命以八人分賞餘十二人發尚陽堡又捉生將徹爾格索

海率兵二百至明錦州斬七人獲馬十一擒百總

一員兵一名來獻訊畢斬之

九月庚子征明山海關師還

先是六月戊寅

太宗以征明及朝鮮察哈爾三者先後緩急機宜

命貝勒大臣各抒所見貝勒濟爾哈朗奏言朝鮮不遵我約當返其貢物姑與互市不必往征至明乃吾敵國宜令貝勒大臣率兵深入取其近京數城因糧於敵久駐伺隙以期必勝别屯兵山海關以東錦州以西撓其耕穫使不得休息復攜梯牌礮車分

兵之半於山海關外立營其半繞入關內外夾攻彼必勢窮力絀矣貝勒阿濟格奏言前者我兵圍大凌河四閱月盡獲其良將精兵在

國家固有得人之慶然而從征士卒及新附蒙古一無所得皆以為徒勞今歲不即征明者為耕種故耳耕種初畢可即興師

皇上親駐邊外令諸貝勒大臣率兵入邊所到之處張示招降然後相敵形勢酌量緩急以定進取俘獲人

口每旗計甲均派帶回可也貝勒多爾袞奏言宜
整頓兵馬乘㲉熟時入邊圍困燕京截其援兵毀其
屯堡為久駐計可坐而待其斃也貝勒多鐸奏言
我國之兵非怯於鬬者但止攻山海關外之城有
如射覆豈可必得夫攻山海關以外之城與攻燕
京通州之城名雖不同勞苦則一臣以為宜直入
長城庶可驟士卒之心亦可成久遠之計且相機審
時古語有之我兵若耽延旦夕則敵人漸知豫備

固其城池根本修治何隙之可乘我國何愛于明祗念士卒勞苦姑與之和若乘時可取原不待再計也至察哈爾且勿加兵已和之朝鮮勿遽與之絶惟先圖其大者如蒙

天佑得之則其餘隨我所求而皆至矣貝勒杜度奏言朝鮮已在我掌握宜且勿征察哈爾如與我逼則征之得破察哈爾則天下自然膽裂若尚遠可取大同邊地秣馬即深入明境貝勒岳託奏言時不可

失事宜勇斷宜乘此時於明山海關通州燕京三處先圖其一以立丕基貝勒薩哈璘奏言察哈爾如蠹食穴中勢將自斃不煩急圖至於明則我兵少緩一年彼之守禦益固當於今秋乘彼禾稼方熟因糧於彼為兩次進兵之計初次止簡精鋭務輕便往來襲擊俘獲既多即速出邊第二次令已出痘貝勒率衆軍自一片石奪山海關則寧遠錦州為無用矣不然仍從故道而入謂天聰三年七月破龍井關大安口

故道斷燕京四面之路取彼積儲之地堅守勿歸乘機伺便縱兵奮攻二三年中大勲克集矣貝勒豪格奏言錦州寧遠攻之無益何也我國攻城之法彼盡知之况我兵曾攻之而未得若復令攻之必有畏難之意雖得錦州此外七城尚煩攻取若徒得一城其餘皆堅壁不下彌旬曠日恐老我師今宜盡率我衆及新舊蒙古從故道而入為書頒示屯寨及各城告以我願和而彼不肯和則彼處人

民雖破瘡痍將自怨其主無尤於我若馬匹疲斃即以所獲之貲買馬其餘并以製衣則我兵奮勇靡有退志而邊外蒙古亦得饜所欲矣再用更番之法俟秣馬肥壯益以練習火器漢軍擕巨礮分兵兩路一從寧遠入一從故道入夾攻山海關進攻通州得與不得皆久駐其地遣人往偵流賊情形伺彼分師捍禦時擊之必可圖也至於朝鮮且暫行撫慰俟我與敵勝負既定再為區處貝勒阿

巴泰奏言明國情形
皇上既悉知之其地利臣等亦熟識之宜選精兵襲其不
備則關門可得
親統大軍駐關外擇貝勒大臣令入關分路攻取若獲可
用之人送至
御營委遣往來彼處消息易得錦州無足顧慮也額駙揚
古利奏言我之於明暇則一年再征不暇亦一年
一征乃為善策當今已出痘貝勒將帥率兵深入

其境凡兵士所獲不計多寡聽其自取則人人貪得不待驅逼而賈勇爭先矣所得城堡惟貝勒更番駐劄其下兵將勿移易不辭勞苦乃能成功如謂有妨農事則待農竣興師令婦子收穫農事亦無妨也朝鮮察哈爾且置度外山海關外寧遠錦州亦且緩圖但宜深入腹裏腹裏既得朝鮮皆吾手足察哈爾自歸順矣管正黃旗楞額哩奏言宜先直抵燕京任我兵所取而回然後再入山海關

扼險屯駐積糧城中以備往來攻伐之用管正紅旗和碩圖奏言宜相度明之邊界乘瑕而入其還師遲速難以豫料必先修固我城堡乃無敵人窺伺之虞也管鑲紅旗葉臣奏言宜先抵大同宣府秣馬休兵偵探察哈爾踪跡近則我兵往征若已遠遁則我即入明邊地焚毀其廬舍進逼燕京晝夜攻圍名為帝都其實易克彼城上多積火藥必自焚且就彼近城一帶伐木製造梯牌多方攻取城

即不克亦足耀我軍威如從山海關路入恐軍士
俱無所得徒勞苦也管鑲藍旗宗室芬古奏言
我軍蓄銳已久其勢可用宜即入明邊攻取其近
京城堡何憂事之不成管鑲白旗伊爾登奏言與
其盤桓於山海關之外不若徑入内地審敵之情
形備梯牌以為攻具乘機摧陷之管正白旗喀克
篤哩奏言我國之人利行師不宜偃息今誠征明
則

上天之眷佑與人心之豫順適相協應矣八月壬戌
太宗遣貝勒阿巴泰阿濟格薩哈璘豪格額駙揚古利管
蒙古軍武訥格率兵二千征明山海關一路
躬謁
堂子郊送五里
授以方略弁齎
諭榜示曰滿洲國皇帝諭明國人民知悉干戈原非朕起
實由爾主偏助邊外葉赫釀成禍階朕思

上天以好生為德干戈一動則民命傷殘於是常以講和為念孰意爾朝廷不愛國而愛財不為民而為利諸臣又俱各貪位慕祿恐據理直言致遭貶遣是以苟且偷安不將成敗之勢奏達於朝廷以贊成和議使爾等罹兵刃而蹈湯火也爾朝廷大臣既不議和甘陷爾等於死地朕亦無如之何是爾等之被荼毒非朕之故皆由爾朝廷大臣荼毒之也爾等當怨爾朝廷大臣於朕何尤是月師向山海關進發沿途擊敵俱捷俘獲關外人

口及馬牛由寧遠大路而還九月庚子

太宗迎於郊外三里許樹纛拜

天陛

御座凱旋貝勒大臣等朝見如禮翼日

名集諭責曰爾等何不深入内地乃遽速還即欲還亦當

設伏截擊明之追兵何止留圖嚕什勞薩等哨兵殿後

彼時敵兵數千追至仰荷

上天眷佑以寡敗衆萬一有失不知爾等尚能來見朕否

圖爾格納穆泰蘇納有罪革職仍用為各部承政令正
宜殿後立功乃亦隨衆前行將何時自奮乎
皇考時敖堪特翁格伊喇喀努賽四臣每臨陣皆率先力
戰巴克什武訥格所在建功今又首先還擊敗卻敵兵
人臣為國義當如此爾諸大臣於貝勒欲還時何不諫
阻耶貝勒阿濟格奏曰臣欲息馬運糧阿巴泰薩哈璘
豪格不從且欲由舊路旋師以臣堅執始從寧遠
正路而來

太宗曰汝果能堅意不還誰敢棄汝而來朕非欲加罪於爾等但自後行軍爾等當謹識朕言耳是月甲辰

命滿洲蒙古漢軍將士俱擐甲赴演武場較射

賜宴

頒賚舊漢軍將士帑銀二千二百餘兩乙巳敘征明旅順口諸將功巴奇蘭薩木什喀並舟先入奮擊岸上敵兵永順珠瑪喇雅賴正古特奇悠冒矢礮中創相繼登城車齊克墨爾根巴爾巴圖魯登城力戰

伊勒慎尚延和洛佟克伸備船濟軍克城分别加
授世職陣亡領隊官納海塔納喀岳洛順額伊們
額德千總程國輔等俱贈職以其子襲仍照例卹
銀其餘擊敵有功之將領武巴海邦遜巴篤禮等
錫賚紀錄有差庚戌明登州都司蔡寳率二十四人來歸
言登州副將因其籍係遼東恐有異志遣百總姚
世忠解送寧遠我等殺之中途遂來歸
太宗命付都元帥孔有德

諭之曰蔡賓之歸我也亦爲元帥故耳朕嘉其來賜以狐裘一馬一銀百兩其或厚加恩養或陞以官爵悉聽爾酌量行之

冬十月丙寅演兵

分八旗護軍爲左右翼滿洲步軍爲一營舊漢人馬步軍爲一營四面環列前設紅衣礮三十位及各種大小礮

太宗率諸貝勒擐甲乘馬出

閱陞
御座諸貝勒率護軍列陣傳令衆軍聞礮聲三乃進聞蒙
古角聲即退於是吶喊三次如對敵狀次步軍次
舊漢人馬步軍及礮軍各依令操演畢復宣
諭曰凡臨陣對敵必整齊隊伍各依汛地並馳而前若有
不依已之汛地混逐他人隊伍及他人既進而卻立觀
望者治罪弗貸至整隊進攻稍有先後勿以我先爾後
爭論惟能遇敵弗退并力擊敗為尚如敵人不戰而走

則選精騎追擊其衆軍勿離纛但結隊躡後倘追兵或誤入敵伏或四散追逐遇敵兵旁出乃迎擊之是月已巳

諭六部啟心郎等曰自設立六部以來惟戶吏兵三部辦事妥協禮刑工三部辦事每有疎誤爾等啟心郎向不令分任部事但坐於各貝勒之後見有缺失則啟其心令聞各部貝勒多在私家理事果爾則設立衙門何為爾等何不開導之六部諸臣內英固爾岱為人執拗朕

思人有全德者少彼能盡心部務辦事明决朕實嘉之各部大臣不如彼者甚多隨事啟迪非爾啟心郎之責而誰責乎爾漢啟心郎及生員等輒以航海取山東攻山海關為言夫航海至危之事而我國又不善操舟至於山海關素號險固未易攻取若虧損我兵何以成大業朕為一國之主與諸貝勒共圖軍事自能審度機宜無須紛紛陳說若部務差謬不能整飭爾等豈可默而不言乎又

諭文館諸臣曰昔巴克什額爾德尼遵
皇考諭編成滿書彼固一代傑出之人能以文見義其後
巴克什庫爾禪所增朕恐終有未合朕嗣
皇考大位凡
皇考用兵行政之道若不垂之史冊則後世子孫無由而
知故令一一備載爾諸臣宜詳加訂正若有舛譌之處
即酌改之
十一月丙申宴賚薩哈勒察部來朝頭目

薩哈勒察部頭目費揚古滿岱率四十六人獻貂皮一千七百六十九張青布二千六百三十疋朝見畢宴之

賜鞍馬櫜鞬蟒衣帽靴銀器緞布等物有差

十二月辛未諭罰從獵違令

先是十一月辛亥

駕出獵於葉赫地

諭貝勒大臣等曰凡行獵處有擅入圍中者貝勒罰良馬

一領隊官罰銀十五兩旗長罰銀十兩閒散人罰銀九兩離伍退後者與誤入同罪遇榛葦而規避不入者亦罪之見野獸成羣不驅入圍內而向外逐射者亦罪之見猛獸在易射之地則往告貝勒在險地則令原派統領官等入捕之其餘閒散廝卒宜令在後有射中麕鹿帶箭走入圍中者即告於所在貝勒准其追尋不告而私尋者罪之至是

駕還以行獵時貝勒多鐸率所部人立後不相聯絡罰馬

一又貝勒多爾袞豪格不稽察從獵人在後行走

亦各罰馬一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七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八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八年甲戌正月至六月

天聰八年春正月庚寅申明外藩禁令

時科爾沁敖漢柰曼喀喇沁扎嚕特巴林烏喇特阿嚕科爾沁翁牛特四子諸部長並以朝賀元旦至貢駝馬貂皮等物

賜賚有差

諭之曰爾蒙古諸部向因法制未備陋習不除令與諸部
約凡奪有夫之婦配他人者罰駝五馬五十其納婦之
人罰七九之數給與原夫凡姦拐有夫之婦逃離本主
者男婦俱論死其家產盡給原夫如部長不察治亦罰
駝五馬五十至甲無號帶馬匹無印牌及纓
纛幅不遵我國制度者俱罪之

丁巳定功臣身後免丁例

先是國中計丁派徭自

興祖直皇帝以下宗支有官職者免之無官職者不免是

月癸巳

命槩免本身外又酌免二丁三丁癸卯漢備禦各官以所

屬丁徭繁重訴請減免管戶部貝勒德格類以奏

命巴克什覺羅龍什等察訊因前此買婦女配給新人未

曾發價故云

詔戶部即以價償各備禦又

命管禮部貝勒薩哈璘集衆漢官於庭宣

諭曰爾衆官所訴丁徭繁重似不得已而切陳然朕以爲爾等苦累較前亦已減矣初爾等俱分隸滿洲大臣終歲勤劬每王﨤僕典衣朕將爾等拔出另編一旗從此得以自給咸云拯我等于陷溺之中不受滿洲大臣欺陵雖肝腦塗地不能仰答上恩於萬一今覽爾等所訴之詞何頓忘前言乎古語云有家者能養賢則取國而國可得有國者能養賢則取天下而天下可得朕及貝勒之家各量所有均出之以養

上天畀我之民即古聖人所謂養賢以及萬民之義也今
爾等所輸不過大凌河數人贍養之資何遽出怨言耶
他國之主皆歛民間財賦以供一已之用有餘方以養
人我國賦稅朕與諸貝勒曾有所私用乎我國民力朕
與諸貝勒曾有所私役乎取國賦而糜費於家役民力
以修治宮室不以國事為念止圖一已便安爾等自當
諫之今朕為國家朝夕憂勤荷
天眷佑殊方君長接踵來歸猶恐不能招致賢才故解衣

衣之推食食之一切賞賚之需每年羊若干貂裘野獸酒米筵宴若干皆自八家貝勒均出歲偶歉即出米粟賑濟貧民其新附之蒙古漢人瓦爾喀呼爾哈卦勒察又給與妻室奴僕莊田牛馬我國家土地未廣民力維艱若從明國之例按官給俸勢有不能故計功給丁一等功臣應得千丁其餘以次遞減自分撥遼東人丁以來八九年間爾漢官人丁多有溢額者非朕加恩爾等宥爾過愆能任爾等多得乎滿洲出兵三丁抽一今若

令爾等亦一例三丁抽一為兵爾等以為何如乎且滿洲之偏苦於漢人者不但三丁抽一也如守臺淘鐵及一切工匠牧馬人旗下聽事人役等每一牛彔計出三十人擢州燒鹽獵取禽獸供應朝鮮使臣驛馬修築邊境四城巡視邊牆守貝勒門及派兵防守句驪河在在需人皆惟各牛彔是問又每一牛彔設哨馬二匹遇有倒斃則均攤買補遇征瓦爾喀時又各餧馬二三匹復派護軍十名兵丁二三名往來所乘馬亦令餧養遇各

國投誠人至撥給屯堡房屋令現住者展界移居又令舂米釀酒解納獵取獸肉分給新附之人撥帑金與朝鮮貿易布疋派令負載運送凡邊城滿洲每年有窖冰之役迎接新附之呼爾哈於教場看守皮張運送薪水朝鮮蒙古使至瀋陽每甲喇各出一人運給水草若夏月至更有採給青草之役又每年採葠併負往朝鮮發賣每旗以一戶駐英額地方一戶駐瀋陽渡口看守船隻此皆滿洲徧苦之處今滿漢均屬一國人民爾等何

竟不知差徭減于滿洲而滿洲差徭之多實踰爾等三十餘項耶從公忖量果爾等偏苦乎抑滿洲偏苦乎有所欲言切直言之可也宣

諭畢總兵官石廷柱馬光遠王世選及副將參將遊擊各官奏曰控訴之事我等不知皆衆備禦所為遂執為首八人奏請治罪

太宗諭曰諸臣既云不知所執備禦八員可並釋之若治其罪後有苦累無敢言者矣石廷柱等奏言臣等雖未同訴然不能開諭于先後

上不能禁止于後罪無可辭伏念
上及八家貝勒尚爾恤養外國散財無吝臣等蒙
上生全另立旗分衣食奴僕馬匹孰非
恩賜如果計功之大小不特官爵非所敢望更有何物是
臣等所應有者今臣等上等之家不下千丁下等
之家不下二十餘丁以此豢養
隆恩雖肝腦塗地實難
報稱萬一也

丁巳遊擊祝邦成天聰三年十二月攻明薊州沒于陣之妻請免其家數丁差徭管吏部貝勒多爾袞
以奏
太宗諭曰此功臣之妻准免八丁以後凡功臣已故無兄
弟子嗣承襲而其妻尚存者准照官職免其丁之半著

為令

二月己巳浩齊特部衆來歸

喀爾喀所屬之浩齊特部台吉額琳臣元太祖裔塔布囊巴特瑪擕壯丁二百三十九人婦女幼丁六百九十七口駝二百馬四百來歸

太宗遣官迎之既至設宴額琳臣巴特瑪率同來之班第圖嚕齊宰桑僧格布延車臣務巴什等各獻駝馬

賜甲冑雕鞍蟒衣狐裘銀器緞布等物有差

命八貝勒以次各宴一日其先來歸之額琳臣屬下五十
三戸即
賜與管轄時有呼爾哈所屬之黑龍江濱頭目羌圖禮瑪
爾罕率六姓六十七人來朝貢貂皮六百六十八
張
太宗以羌圖禮等自歸服以來見天聰五年七月貢獻不絶宴之
賜鞍馬緞布有差
諭之曰呼爾哈慢不朝貢將發大兵往征爾等勿與往來

以致誤殺此次出師不似從前兵少必集大衆以行爾等如有舊相識者欲見之不爾禁也

甲申征明錦州將士還

先是正月癸卯

命前哨將圖嚕什勞薩武拜伊勒穆錫特庫蘇爾德鄂謨克圖布延達哈塔鄂碩巴雅努山昂古衆沙爾琥達等率兵往錦州捉生

諭之曰爾等臨陣勝敵徼有先後不必爭論令使擲丸為

戲豈無或遠或近者譬之畋獵射獸先中後中其中一也若畋獵時羣犬互噬則不能殺獸矣至爾等敷下之道惟在察其賢否而激勸之若知其賢而不加奬勸即為蔽賢知其不肖而隱而不言即為黨惡蔽賢黨惡何以為主將激勵羣材乎又

諭曰追敵時宜先竚立望敵塵令軍士按隊前驅爾等尾後徐行圖嚕什等行九日斬一百二十五人獲樵車一百十三輛牛羸驢共一百四十生擒蒙古漢人各

一訊之云祖大壽之子已自燕京至錦州二月壬
戌圖嚕什等還奏以所獲
賜將士戊辰
命圖嚕什同大臣阿山武善託克推等率兵征錦州齎
上予祖大壽書及大凌河降將寄衆書十三函以往乙亥
復重繕各書
命勞薩色楚蘇爾德鄂碩錫特庫沙爾琥達努山等率兵
再齎往

諭阿山圖嚕什等曰凡駐軍宜合為一營進征則兩翼哨探不可疎忽至彼地則分兵為三圖嚕什同八大臣率百人為前隊別令八大臣率兵三百為次隊又別令八大臣同阿山武善統領之為末隊凡遇可有俘獲之處前隊先越其地以截敵兵令次隊收取之倘敵兵來戰則阿山武善一隊擇地設伏以待圖嚕什引兵退走誘敵過其地而擊之所俘獲之物倘因敵兵截阻難以顧戀即棄之亦可惟爾等加意隄防相機而行

諭勞薩等曰爾等可率駐防句驪河四大臣之兵並四路
哨卒之半前往捉生若獲其人即以書付之攜往如不
獲則懸書于十三山站而歸阿山圖嚕什等至錦州明
兵潛匿不出獲馬牛數十勞薩等後數日至亦無
所遇遵
諭懸書十三山站而還
三月甲辰定較射賞格
先是已亥閱兵管兵部貝勒岳託率滿洲八旗蒙

古二旗舊漢軍一旗共十一旗行營兵俱赴瀋陽
城北郊㝡前舊漢軍礮手次滿洲蒙古步兵次騎
兵次守城各處應援等兵次守城礮兵各以序陳
列綿亘二十里許
太宗臨閱駐馬蒲河岡岳託以戰守紀律指示衆軍聲礮
者三衆軍吶喊如之
上嘉其步伐整齊每兵賞銀一兩是日
命諸貝勒簡護軍各十名與閒散侍衛較射

太宗出閱定令中三箭以上者賞布二中七箭者賞布三
中八九箭者賞布四就中視其善射者不論中與
不中各賞一弓其射中應得之布仍照數給與蒙
古小台吉及塔布囊之名在護軍數內者許一體
較射
夏四月辛酉定都城及八旗職官名
稱瀋陽城曰
天眷盛京赫圖阿拉城曰

天眷興京論功增轄五備禦之總兵官稱為一等公其餘總兵官稱昂邦章京仍分三等（即今子爵）副將稱梅勒章京亦分三等（即今男爵）叅將遊擊俱稱甲喇章京（即今輕車都尉職）備禦稱牛彔章京（即今騎都尉職）總管一旗佐管一旗之大臣及管甲喇管牛彔各官悉從

太祖天命初年舊稱

太宗諭曰朕聞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遠奕世不替昔蒙古主厭憎其臣子習蒙古語轉相倣倣喇嘛名號致

國運衰微夫知其善而不能從知其非而不能省俱未
為得自今我國職官及城邑悉遵我國所定之名習稱
之

庚辰令來歸明副將尚可喜回海州

先是七年七月大軍克旅順口明總兵黄龍戰死

其副將尚可喜守廣鹿島

太宗遣官齎書招之可喜令部校盧可用金玉奎來通欵

命齎書諭其速來歸附八年二月可喜收取長山石城二

島合廣鹿島共二千餘戶由洪水堡來歸

詔八旗有馬四匹以上者各撥二匹迎之海濱諸貝勒暨

積粟之家出糧四千餘石給與贍養以旅順口所

獲可喜親戚付之聚處海州

諭以跋涉勞頓緩期來朝四月乙丑

親率諸貝勒出迎十里外行禮設宴悉如孔有德耿仲明來歸時授為總兵

官

賜敕書一切過犯原宥隨來部校盧可用金玉奎並授叅

將至是

命禮部大臣送之回海州其來歸之石城島千總袁家晉劉文奎等並令即隸可喜部下

辛巳考取舉人

先是天聰三年九月校試儒生三百餘人取二百人詳見前八年三月壬子校試漢生員分別取定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

賜銀有差至是合滿洲蒙古試之取中舉人十六名滿洲

習滿洲書者剛林敦多惠習漢人書者察布海恩

國泰漢人習滿洲書者宜成格習漢人書者齊國

儒朱燦然羅繡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金柱王來

用蒙古人習蒙古書者鄂博特碩岱蘇魯穆各

賜衣一襲免四丁宴之禮部

五月庚寅定軍士營隊名

先是三月甲辰

諭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曰旗纛乃三軍眼目爾

等當以白鑲皂則采章有別不與八旗相淆至繪飾任從所便又

諭總兵官尚可喜曰爾軍旗纛當用皂色白圓心為識別

至是

諭貝勒大臣曰前此各旗所隸兵止就該管將領稱為某將領之兵今宜以護軍前鋒守兵邊兵援兵礮兵騎兵步兵各營伍分別稱之蒙古兵稱左翼右翼石廷柱馬光遠所管稱漢軍孔有德耿仲明所管稱

天祐兵尚可喜所管稱

天助兵

壬寅叙別官職襲替

舊例大小官員敕書所載大者以勤脩政事約束

兵馬授其職小者以不負任使著有成效授其職

俱准世襲罔替至是

命吏部彚敘

開國以來諸功臣其以部落來歸及身歷行間著有勛績

者所授之職准世襲罔替其無功績而因材授職

者無論職之大小只就本身止俱分別撰給

敕書

丁未征明

前期傳

諭外藩蒙古各部師期集各旗將校等

頒軍令每牛彔下各派騎兵二十名先啓行又各派護軍

八名次日啓行右翼五旗由上榆林進發左翼五

旗由沙嶺進發師行時勿擅離本纛勿酗酒勿踐
踏田禾其大凌河蒙古及歸化城俘獲蒙古與各
處所獲新蒙古等如現隷之本主自言撫養得所
可保不逃者許其攜往否即勿攜若攜不足憑信
之人以致脱逃者罪之每甲喇出弓匠二名每牛
彔出鐵匠一名钁五鐮五鍬五斧五錛二鑿二每
人隨帶鐮刀各備一月糗糧每牛彔出纛一每二
人共出鎗一箭五十每甲喇出雲梯一用豫採乾

木為之各備冬衣一副凡馬絆及匙碗俱書字號

每兵擕帳房一

命貝勒濟爾哈朗大臣蒙阿圖薩壁翰巴奇蘭舒賽留守

諭之曰如聞敵人來侵須偵探確實悉心商議相機應援

慎勿張皇料不過南路朝鮮于晏安無事時樂于搆釁

而來耳其沿海諸島漢人已盡為孔有德尚可喜等擕

來今皮島所遺止數千人必不敢來縱有敵兵侵邊外

蒙古可令圖爾格率兵防守彰武臺河之地亦勿輕往

援凡留守軍士勿令閒適一應甲冑器械俱令脩整倘荷

天眷佑得一隅之地來調爾等亦未可知其城上所置大礮俟城工完日各按汛地布列豫備其隨征小礮列于城下不時操演毋致踈忽貝勒濟爾哈朗奏曰若明寧遠錦州一帶之兵皆往內援各城空虛我等可率兵往取否

太宗曰縱往所獲有限如必欲往以耀兵威亦必向西南

捉生一二次偵敵確信果無防兵然後可令圖爾格等率兵往又

召宗室塔拜（世系見天命十年征呼爾哈部）博和託（貝勒阿巴泰第二子）瑪瞻（大貝勒代善第六子）屯齊（貝勒圖倫第二子）蒙阿圖薩璧翰巴奇蘭守將克徹尼偉齊等

諭以黽勉奉公為留守貝勒之輔翼又

命貝勒杜度偕大臣薩木什喀防守海州

諭曰爾等駐防海州如四境有敵侵即當往援亦必以親

往偵探之狀遣人告留守盛京貝勒若爾兵與敵衆寡相當可相機掩殺倘敵兵甚衆可待留守盛京兵至合謀出戰若敵兵乘船來侵非一夕所能驟至我必先瞭見之既見即可嚴為設備又

命大臣圖爾格勞薩等率兵出邊渡遼河沿彰武臺河駐劄守衛外藩蒙古並扼敵兵

諭之曰爾等當從陽什穆河北岸抵彰武臺河立營與喀喇沁兵同駐嘗見千兵合為一隊則覺其少分為數隊

則覺其多可先分為二隊若遇敵至勞薩一隊前擊圖爾格一隊隨後敵若自渾河內偪或深入我錫喇穆掄河邊則合為一隊併力與戰圖爾格奏曰黃泥窪一路若有敵至當往擊否

太宗曰爾等若往黃泥窪恐敵乘後來襲可令駐防句驪河城四將率兵四十駐彼處村落餘則爾等率之以行其外藩蒙古俱令退駐陽什穆河北勿使沿邊屯住

諭畢管兵部貝勒岳託謂圖爾格等曰自隄岸以東句驪

河以西原置十四哨可斟酌布置晝則令軍士時
時習射整理弓矢夜欲休息勿解衣須張弓開甲
囊以待若駐營之處牧草將盡可遵
上所指示地移之甲辰圖嚕什武拜率前鋒兵石廷柱馬
光遠王世選率漢軍先行乙巳管旗八大臣納穆
泰達爾漢葉克舒葉臣宗室芬古覺羅色勒阿山
伊爾登管蒙古左翼武訥格管蒙古右翼阿岱同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各率兵行丁未

太宗率貝勒大臣出撫近門謁
堂子列八纛鳴角奏樂拜
天統師西發
六月甲申師次喀喇鄂博
先是五月丙申
命大臣阿什達爾漢伊拜往科爾沁調兵隨征大軍西發
之次日渡遼河抵陽什穆河沿河立二十營伊拜
從科爾沁至奏言噶勒珠塞特爾科爾沁貝勒額爾濟格之子

海賴布延岱白固類塞布類等託言往取北方索倫部財賦自給各率部衆叛去科爾沁土謝圖濟農即土謝圖汗奥巴之子巴達哩扎薩克圖杜稜即奥巴之弟布達齊秉圖貝勒即奥巴之從父洪果爾卓哩克圖貝勒即奥巴之從子武克善巳率兵往追之矣

太宗遣戸部承政英固爾岱文館舉人敦多惠回

盛京傳

諭留守貝勒曰可亟令索倫部來朝頭目巴爾達齊是月丙戌

朔至速還國恐致噶勒珠塞特爾等襲取其地宜善言訓
諭而遣之又
命巴克什希福同伊拜往科爾沁傳
諭曰法律所載叛者必誅爾科爾沁貝勒若獲噶勒珠塞
特爾等欲誅則誅之不誅欲以其人民為奴者聽巳
酉駐都爾弼地喀喇沁部長土默特部長率步
騎五千至癸丑次扎木哈克地巴林部長柰曼部
長各率兵至六月乙卯朔次古勒班圖爾哈地辛

酋扎嚕特部長烏喇特部長阿嚕翁牛特部長阿

嚕科爾沁部長皆率兵至

駕臨錫喇烏蘇河之南山平岡

御黄幄設大宴

頒軍律曰師行動衆約束宜嚴不可不明示法律以肅衆

志大軍按隊安驅毋使喧嘩勿離旗纛若馱載有一二

鼓斜全旗暫止以俟整頓然後前行如一二人私出刼

掠為敵人所殺者妻子入官往取糧草時若一二人擅

往被殺者罪同經過之處勿毁廟宇勿殺行人敵兵抗拒者殺之歸順者養之所俘之人勿奪其衣服勿離其夫婦即不堪驅使者亦勿加侵害勿淫婦女勿令俘獲人看守馬匹勿餐熟食勿飲酒曩我兵往征時敵人見軍士隨處沽買食物令多置毒于中不可不慎違令者正法癸亥前鋒將伊勒穆遇明哨卒四來偵我兵由何路進俱擒之斬一人以三人來獻甲戌次喀喇托

洛穆

命貝勒德格類大臣覺羅色勒宗室芬古率兩藍旗兵武

訥格率左翼蒙古兵偕巴林扎嚕特土默特諸部

長規取獨石口居庸關乙亥次波碩兑希福還奏

科爾沁土謝圖濟農等已追殺噶勒珠塞特爾海

賴布延岱白固類塞布類盡收其部下户口

太宗命阿什達爾漢希福宣

諭從征蒙古諸部長曰科爾沁部貝勒額爾濟格之子噶

勒珠塞特爾海賴布延岱塞布類白固類等凡遇興師

既不隨行又違法令侵犯隨我出兵之鄰國掠取牲牧
朕不念其惡以其先世歸順已久欲保全而屢宥之乃
彼全不知德嘗欲叛奔察哈爾今竟叛往索倫為其族
兄弟土謝圖濟農扎薩克圖杜稜秉圖貝勒卓哩克圖
貝勒等追及擒斬在法叛者必誅固無可貸然朕素視
彼弟兄無異臂指一有損傷如傷吾指且朕方欲廣宣
德意招集人民使之共臻安樂以彼受朕豢養之恩安
樂有年弗克令終是朕教化未洽之所致也令阿嚕部

濟農即翁牛特部長遜杜稜之弟達拉海薩陽等又越界駐牧應以軍法從事朕心不忍爾等可共議之蒙古諸部長奏

請

恩宥二人罪各罰人十戸駝百牛羊千

詔減半罰懲又

命阿什達爾漢希福伊拜往迎科爾沁兵宣

諭曰班第塞本額古三人不遵法度向懐叛心此番又與噶勒珠塞特爾等同叛宜盡收所屬人口以一分給蒙

家（扎賚特部長）以一分給土默特部明安達哩止各留五戶與三人看守牲牧其班第則令秉圖貝勒兼管塞本則令卓哩克圖貝勒兼管額古則令伊爾都齊（即科爾沁貝勒明安之長子棟果爾）兼管以噶勒珠塞特爾布延岱白固類塞布類所屬人各撥十戶並海賴家屬牲牧給噶爾圖海古其餘人戶撥給土謝圖濟農扎薩克圖杜稜卓哩克圖貝勒各一分秉圖貝勒伊爾都齊同給一分噶爾圖海古令與秉圖貝勒合為一旗甲申次喀喇鄂博

命大貝勒代善貝勒薩哈璘碩託大臣葉克舒葉臣率兩

紅旗兵阿岱率右翼蒙古兵偕敖漢柰曼烏喇特

喀喇沁阿嚕諸部長規取得勝堡進征大同